

第四章 战局陡转

日军占领徐州后，分兵两路西进，豫东重镇归德失守，河南省府开封沦陷，陇海、平汉交通枢纽、中原重镇郑州岌岌可危，抗日战局急转直下。中国军队凭何阻挡攻势凶猛的日军？蒋介石以何良策扭转危局？



1. 日军重兵西攻，东部防线危殆

日军第十四师团主力在开封、兰封间受到中国军队十多个师的包围之后，土肥原命令各部缩小攻击范围，采取圆阵态势，将主力集结于三义寨、曲兴寨、罗王寨及其附近地区，并确保黄河南北渡河点陈留口与贯台，以抵御中国军队的猛烈攻势。

但是在中国10余万大军长达一个星期的围攻下，土肥原师团主要据点罗王寨、罗王车站及其他一些小据点相继失守。陈留口、兰封口两处渡河点争夺激烈，军火给养及增援部队已无法及时从河北向南岸地区输送。土肥原师团万余人，仅凭曲兴集、三义寨及附近阵地顽抗。第一兵团总司令薛岳从各方调集数师兵力，准备于一两日内攻克三义寨。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对歼灭土肥原第十四师团满怀信心，从郑州积极向前线输送炮弹及其他军需物资，并拟增厚兵力，于三五日之内全歼黄河南岸之敌。

但是，正于兰封以西各军歼敌在望之际，东线要地归德于29日失守。

薛岳命李、俞两军西进击敌之后，将归德防务交给黄杰第八军，并将第二十四、第一八七两师配属该军，归黄杰指挥。土肥原师因主力突破兰、杞防线，进入兰封以西地区之后，薛岳便率兵团指挥部及直属部队赴兰封以西指挥作战。临行前，薛岳再三嘱告黄杰：归德万不可失，归德一失，将危及兰封会战全局。黄杰则表示一定要守住归德。

黄杰，字达云，1901年生于长沙县梨镇，其祖父是清末朝廷命官，其父是革命党人，任过黄埔军校区党部书记等职。黄杰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一期，以后两次参加北伐战争，因战功升任第一师第二旅少将旅长。

1932年，黄杰奉命率部围剿鄂豫皖苏区的红军，当年升任第二师中将师长。

1933年1月，日本出兵侵略华北山海关、热河等地，黄杰奉命率第二师从洛阳

开往河北石匣参战，在守卫南天门中央据点四二一高地期间，该师四次击退日军陆空联合进攻，致敌死伤5000余人。战役结束后，国民政府授予黄杰青天白日勋章一枚。

抗日战争爆发后，黄杰受命任由税警总团改编而成的第八军军长，率部参加淞沪抗战，在刘家宅一地的争夺战中，第八军损失惨重。

1943年，黄杰调任第十一集团军副总司令，后任代总司令。在滇缅作战中，黄杰指挥集团军连克龙陵、芒市、遮放、畹町四大据点，歼灭日军15000余人，打通了中印公路。国民政府授予黄杰三等云麾勋章，美国政府也授予其自由勋章一枚。

抗战胜利后，黄杰曾任兵团司令，湖南省政府主席等职；去台湾后，先后任陆军总司令、行政院院长，国防部长，军衔至一级陆军上将。

黄杰善于处理各种复杂的人际关系，被称之为“军人政治家”，在统兵作战之余，颇喜文墨，字法鲁公，诗如颖士。出版过诗集，甚至主编过哲学著作《中国子学名著集成》，因而又有“儒将”之誉。

第八军参加淞沪抗战后，先在陕西大荔，后移河南灵宝整训。5月初，黄杰被蒋介石临时调任武昌中央训练团大队长，部队则仍驻灵宝。黄杰由灵宝带参谋、秘书各一人乘火车赴汉口途中，行至郑州，接到平汉铁路局局长何竞武转来蒋介石的命令，要他停止去武汉，即率第八军开赴归德，归薛岳指挥。于是黄杰即在郑州下车，等候部队东运。

黄杰对蒋介石改调他赴豫东参战感到高兴，他自信第八军到豫东后，可以打一个胜仗。打了胜仗，就可以由军长升任军团长。他的黄埔第一期老同学胡宗南于数月前升了第十七军团军团长，使他既怀妒意，又充满希望。因为按照惯例，黄埔第一期生，升官是胡宗南领先，第二则应该轮到他黄杰，因为蒋介石在安全受到威胁时，黄杰曾挺身相救。

1928年，黄杰任团长之职，奉命率部北伐，于4月进入山东作战，5月1日进驻济南。“五三”惨案爆发的当天下午，黄杰听守备济南城的第二师第五团团团长李



黄杰



延年说，济南遭受日本军队猛攻，蒋总司令的安全受到威胁，他便表示要豁出生命保护总司令脱险。是夜12时，黄杰率所部护卫蒋介石徒步离开济南，一直送到八中涧，使蒋介石脱险，安全抵达徐州。1930年中原大战中，黄杰又连立战功，蒋介石授予其宝鼎勋章一枚。

此后黄杰愈发受到蒋介石的器重，所以当胡宗南升任军团长后，他自然觉得自己也擢升有日了。

在郑州等候部队东运期间，黄杰已经开始要别人向他举荐好的幕僚人才。

但是，他当时却没有想到，20天之后，他便兵败归德，不仅军团长升不成，还被蒋介石撤了军长之职，并险些受到查办处置。

第八军运抵归德后，主力部署于夏邑、太平集、韩道口以北及铁路以南地区。后来李汉魂、俞济时西进，第八军划归汤恩伯指挥，黄杰便命第一零二师防守砀山、韩道口一线，第四十师之一团守夏邑、会亭集，军部由夏邑移至归德；第一八七、第二十四师分布于归德附近地区。

5月20日前后，第八军在归德附近的牛堤圈、韩集等地打了几次小胜仗。但是，不久归德东面的砀山、夏邑便遭到日军第十六师团的猛攻。

守卫砀山的第一零二师在敌优势兵力的攻击下，外围各村寨阵地一个个失守，官兵全连全营乃至全团地牺牲。23日，砀山被敌重兵包围。敌人以重、野炮不断地轰击，逼近城垣的日军则以迫击炮和枪榴空炸子母弹向中国守军集射。城内硝烟弥漫，弹片乱飞，房屋倒塌，树木折摧。敌人的进攻一次比一次猛烈，砀山城已危在旦夕。第一〇二师副师长胡松林主张突围，但师长柏辉章则认为不能不令

而退，应等待军部电令。一日之内，柏辉章六次电告黄杰：殄山危急，请求指示。但均不见回复。直到深夜11时，柏辉章才收到黄杰的复电，电文竟是“殄山不可失，殄山不必守”，其意模棱两可。原来黄杰也无权下令部队后撤。

柏辉章与副师长胡松林、参谋长郭尔峰经过研究，认为强敌压城，死守只会导致更大伤亡，而徐州会战已经结束，殄山在整个战局上已失去其据守价值，不如突围出去，掌握各团主力阻击敌人西进。最后决定于次日凌晨三时突围，并电告军部：“遵示不必坐守殄山一城，为利于全面战局，自当夜突围，就近指挥各团阻击敌军西进，完成作战任务。”

第一〇二师于24日凌晨突出日军重围，撤至归德后，除伤残官兵外，不足2000人，已失去战斗力。黄杰只得命令该师开往后方整训。

守备夏邑的一个团，与敌激战后，伤亡惨重，团长龚贤湘头部负伤，部队只得撤出夏邑，退回归德。

24日傍晚，柏辉章由一名参谋陪同，到军部向黄杰告别。柏辉章说：“军长，辉章指挥不利，丢失殄山，实在惭愧。”

黄杰说：“一〇二师以寡敌众，英勇作战，精神已堪嘉勉。来日方长，待兵力充实之后，重返战场，还有许多杀敌报国的机会。”

黄杰把柏辉章和参谋送出军部，又命卫兵拉来两匹战马相赠。时已暮色苍茫，远处隆隆的炮声隐隐可闻。黄杰说：“天色已晚，你们骑上，好赶部队。”

柏辉章说了一句“辉章不能再效命于军长了”，泪水便夺眶而出。

黄杰神情也颇黯然，握着柏辉章的手说：“一路保重，后会有期。”

WWW.K



2. 豫东重镇归德失守, 兰封战局急转直下

黄杰伫立于军部门外, 目送柏辉章和参谋策马消失在暮色之中。此时, 一种不祥之感忽然袭上他的心头, 碭山、夏邑一失, 归德东面已无屏障, 敌军不日即可攻抵归德城下。现在他只剩下三个师的兵力, 第一八七师多属新兵, 轻重武器均是该师由广东经汉口北运时领取的, 到归德才开箱, 让士兵学习使用, 其战斗力可想而知。第二十四师刚从徐州战场撤下, 元气已受损伤, 其中三个团的兵员只剩下编制的半数。只有军直属部队第四十师兵力配备尚属完好。凭这三个师是否能够挡住敌人一个师团的进攻? 他心中没有把握。到时候, 只有寄希望于友军的增援了。

不出黄杰所料, 日军中岛第十六师团攻克碭山、韩道口、夏邑等地之后, 主力于27日进入归德以南的柳林集附近, 师团配属部队混成第三旅团, 从鱼台南下, 于26日攻克马牧集, 随后占领虞城^①, 27日进入归德北面, 与南面的师团主力相呼应。当天, 日军便从南、北两面向归德外围阵地发动猛攻。

这一天, 日军飞机对归德城及外围阵地进行轮番轰炸, 并升起系留气球, 指挥炮兵射击。日军步骑兵则在坦克、装甲车掩护下, 向中国守军阵地反复发动猛攻。至傍晚, 大雨骤降, 攻击才告停止。但入夜雨住之后, 日军又连续发起攻击。第二十四师阵地线, 楼集—张关—张庙一线正面被敌突破。黄杰即命军机动部队阻击, 但日军先头机械化部队已攻抵第二线阵地, 第二十四师阵地部队有被日军截断的危险。黄杰只得命令该部利用黑夜掩护, 撤向第二线阵地, 增援第二十四师。

第二天, 日军攻势愈加激烈, 上午7时, 敌人一面以步骑兵1000余人向归德西南方向迂回, 一面以大部兵力向归德城及车站间猛冲, 企图对归德进行全面包围。飞机轰炸与炮击自晨至午, 未稍间断。下午1时许, 第二十四、第一八七两师外围阵

地被日军全面突破。第二十四师退据朱集，第一八七师退入归德城内。在北面，第四十师正于敌混成第三旅团激战，伤亡十分惨重。

第八军军部设在归德城西一所中学内，自26日起，黄杰就根据东面敌情的变化，调配部署兵力，做御敌准备。27日，他又昼夜指挥作战，逐渐恶化的情况不容他有片刻休息的时间，他面色灰黄，双眼充血，军装汗渍斑斑，平素的儒雅之风已无法保持。由于归德与郑州、亳州等地的有线通讯已被切断，两日来，黄杰只得与无线电与蒋介石联络，请求指示，但一直未能叫通。而薛岳所部正加紧围攻土肥原师团，无派兵东来增援的希望，孙桐萱^①第十二军的第二十师奉命参加兰封会战，仅留第八十一师守备曹县一带，自然也抽不出兵力驰援归德。

至于亳州方面，更无增援希望。在砀山战况最为激烈之时，汤恩伯曾由亳州来归德一次。这位军团长视察了归德的防卫部署之后，对黄杰说：“达云兄，贵军虽然归我指挥，但我可没有部队增援。再说亳州至归德百余里间并无部队守备，联络线随时有被切断的危险。因此，关键时刻还得由你自行决定。”

第八军面对中岛第十六师团的围攻，已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

现在唯一可使全军免遭覆没的措施便是缩短归德以南的战线，命部队逐渐向归德西北的柳河集附近靠拢，以便与曹县的孙桐萱第十二军取得联系。但这一把部队后移的计划，便意味着将放弃归德。

放弃归德，黄杰是无论如何也不能自行决定的。他深知归德的弃与守，直接关系到兰封会战的成败。而兰封会战又是委员长亲自指挥的，他很明白擅自放弃要地，将会受到什么样的处置。

归德城外，枪炮声一阵紧似一阵，军部附近不时有炮弹爆炸，窗上的玻璃皆被震碎，屋顶上的尘土瓦砾刷刷直下，落在人们的身上和桌椅上。前线不断传来某阵地被敌突破、某部伤亡惨重急需增援、某团长、营长阵亡等报告。各师将士正处在浴血苦战之中。如何处置这一局面，必须赶快做出决断。但是黄杰却一直犹豫不决，他现在唯一的希望是寄托在与汤恩伯取得联系，从他那里得到一个明确的指示。

然而，军部已以无线电向亳州方面呼叫多次，均无结果。

直到下午5时许，军部才与亳州方面取得联络。黄杰立即用密码谈话的方式向汤恩伯报告了归德的战况及部队向柳河集转移的计划^①。汤恩伯回电表示同意，但对归德应该守到何时，却未做指示。

汤恩伯无疑也是在留一手。

当晚，朱集在经过反复激烈争夺之后失守。中岛第十六师团一部已到达距归德西南40华里的勒马集。归德至许昌的公路也被敌切断。

至29日拂晓，归德外围阵地被敌突破四处，朱集至归德公路部分已为日军占领，归德城已陷入敌东、北、南三面包围之中，情况十分危急。此时，黄杰再命参谋处与汤恩伯联络，请求指示，无线电已呼叫不通。

这时，黄杰不再犹豫，即以电话命令第一八七师师长彭林生，率所部坚守归德城3天，3天后如不能支持，可以向开封方向撤退。

当天下午，黄杰率军部一行及第四十、第二十四师撤向柳河附近。

第一八七师无力抵挡日军的三面围攻，于当晚向西突围，撤至宁陵附近。

豫东重镇归德遂告失陷。

归德失守，使豫东战局急转直下，薛岳为归德失守一事，曾向军事委员会报告，指责黄杰不服从命令，擅自率部放弃归德西撤，从而导致战局情况恶化。蒋介石也因此大为愤怒，下令将黄杰撤职查办。但由于后来汤恩伯和第一八七师师长彭林生自请承担放弃归德的责任，蒋介石只得下令撤去黄杰军长之职，免予查办。黄杰在汉口住了十多天陆军监狱，后被汤恩伯接了出来。不久，蒋介石又任命黄杰为中央军校教育长。

①马牧集，今虞城县县城。虞城，今利民镇。

②孙桐萱系第三集团军代总司令。第三集团军下辖第十二、第五十五、第五十六三个军，总司令原为韩复榘，韩因擅自放弃山东，被蒋介石下令处决。第三集团军总司令由孙桐萱代。该集团军在参加徐州会战时，被李宗仁分开，孙桐萱奉命率第十二军守备曹县、金乡一带。

③即以密码将电文发出，对方收到电文后，立即译出，然后再用密码答复。

3. 被动局面难逆转，蒋介石下达撤军令

当程潜和薛岳指挥东、西两路大军，将土肥原第十四师团主力分别包围在几个村寨内进行猛攻后，蒋介石觉得兰封会战已稳操胜券，便以电话指示程潜和薛岳，要他们及时向他报告豫东的战况，然后从郑州飞回武汉。

不料，他回到武汉不久，便接到“归德以东之敌西侵甚急”的报告，这使他再一次感到战局的变化太过急骤，而会战的前景也由此变得难以预料。他深深感到，开封、兰封间之敌如不迅速歼灭，将势必成为后患。于是，他于29日拟电指示程潜：

开封、兰封附近之敌最多不过万余人，而我以十二师兵力围攻不克，不仅部队复集，彼此推诿，溃败可虞，即使攻克，在历史上也为一千古笑柄。务请毅然抽调六师以上兵力，在侧后方做总预备队，而指定李铁军、李汉魂、俞济时三军负责扫清当面残敌。即使被敌突破数点，冲出包围圈外，我可与之野战，则较为得计。此时东路敌军必于二、三日内向西急进，由周口直出许昌、郑州，则后方在堪虞，若我军不早为计，则为此大兵群聚集于狭小区域，且左限黄河，歼灭甚易。务希当机立断，即于本晚当夜实施，一面整理阵线，一面抽出兵力以备万一。并以此意转告薛伯陵，胡宗南决心遵行，勿稍延误……

同时，蒋介石又任命薛岳为第一战区前敌总司令，指挥豫东前线各军。

程潜对归德以东的敌情，要比蒋介石更清楚一些，日军不是从周口西进，而是兵分两路，一路沿铁路线西进，直逼归德，一路从徐州出发，经永城，指向亳州、涡阳。总兵力约两个半师团。日前，归德已经告急，而驻亳

州的汤恩伯部和驻涡阳的刘汝明部是否能够阻止敌军西进，尚有疑问。日军一旦突破归德、亳州间防线，便可趁兰封、杞县一带布防空虚而长驱西进。而土肥原师团到时便可与东面之敌成呼应之势。但是，他参与指挥作战经旬，开封、兰封间之敌已歼灭在望，自然不甘心就此息鼓撤兵。他已准备一面抽调兵力阻击东面之敌，一面命兰封以西的部队对盘踞于曲兴集、三义寨之敌加紧猛攻，在敌东面援军未到之前歼灭土肥原师团。蒋介石的指示正合他的意图。于是他在把蒋介石的指示转谕各军的同时，命令薛岳抽出四个师的兵力布置于杞县、太康一带，作为总预备队，并联络黄杰、孙桐萱、刘汝明等部相机击攘西犯之敌。同时，留置强有力之一部，固守兰封附近国防工事。孙桐萱军以一部开柳河，主力集结于民权、内黄，准备对东之作战。

程潜这一部署，含有与日军展开决战的意图。

但遗憾的是，他命令下达的当夜，便传来归德失守的消息。他不得不对上述部署做紧急变动，命宋希濂军第八十七师一部开淮阳，主力开太康；第八十八师开龙曲集附近占领阵地，对亳州、柘城方向警戒；李汉魂则率第一五五师、第五十八师、第六十一师转进邢口、杞县至杨垌集间占领阵地，对东严密警戒。第八军在睢县附近占领阵地，迟滞敌人。余部继续围困兰封西侧之敌，但改取守势，待敌窜动，再举全力而歼灭之。

随后，程潜将归德失守和他的紧急措施向蒋介石作了报告。

然而，归德失守造成的被动局面已难以逆转。

中岛第十六师团占领归德之后，立即以一部攻克宁陵，主力经睢县北面向杞县急进。30日，退守睢县的第一八七师也与敌之一部发生战斗。

淮北方面，矶谷第十师团配属部队混成第十三旅团已攻克涡阳。第十师团主力已攻抵亳州城下，与汤恩伯部激战。东西防线的最后一道据点能否确保，已难以预料。如果亳州再失，敌军即可折而向西北推进，略取柘城、太康，继而与第十六师团主力相汇合，长驱西进，对兰封以西围困土肥原师团各部进行反包围，或由土肥原师团策应，对我军进行夹击。

程潜一直对会战前景持乐观态度。但是30日这一天，他在开封临时指挥所里，面对各方不断发来的战报，不禁感到忧虑。现在，他只有寄希望于李汉魂、宋希濂两人了。李、宋两人指挥作战有方，可堪信任，但是他们的部队已与敌激战竟旬，不仅伤亡颇重，官兵也已疲惫，能否抵御东来之敌，尚属疑问。一旦李、宋两军不能阻敌，其后果实在堪忧。想到这里，他这个乐天派第一次对豫东战局产生了悲观情绪。

他把自己的忧虑告诉参谋长晏勋甫，晏勋甫说他对战局也有同样的看法。他

站起来，走到挂在墙上的大幅军事地图前默立片刻，长叹一声，说：“打了十几天的兰封会战，现在恐怕算是告一段落了。”

为了统筹战区全局，以应付情况的更大变化，程潜于当晚和晏勋甫率众幕僚乘汽车赶回郑州。并连夜用电话将豫东的战况向蒋介石做了详细的报告。他希望委员长能够根据情况增派援军，与日军在豫东战场上—决胜负。

使程潜感到意外的是，蒋介石不是增兵豫东而是很快下达了撤军的命令。

31日早晨，程潜走进司令长官办公室不久，便接到武汉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电话，转达蒋介石紧急命令：

第一战区应避免与敌在豫东作战，即将主力向平汉线以西地区转移，以保持尔后之机动能力。

程潜接到命令后，不禁为成千上万名在会战中英勇牺牲的将士而神伤，为已濒临绝境的土肥原师团将得以逃脱而痛惜。他坐在宽大的办公桌前沉默良久，愤然挥毫，在纸上写下“大辱安能忍，兹仇永勿忘”等不胜感慨之句。

当天上午，程潜便召开紧急会议，与晏勋甫及有关幕僚策定了第一战区兵力转移部署计划。于下午6时，将蒋介石的撤军命令及转移部署计划分电薛岳和汤恩伯，命令本战区各部于6月1日依计划向平汉线以西各指定地点转移。

为时半月的兰封会战，至此宣告结束。

不用说，这是一次以失败而告终的战役。

一个月以后，程潜在例行公事写完《第一战区鲁西豫东作战经过概要》之后，又写下《第一战区鲁西豫东作战所得之经验教训》一文，十分客观而又卓有见地地分析了此次战役失败的原因，对我们进一步了解兰封会战，以及造成震惊中外的花园口掘堤事件的潜在因素或许有所帮助，特照录如下：

第一战区鲁西豫东作战所得之经验教训

一、大军作战胜败之分野，端视主动与被动，兵力众寡其次焉者也。盖一陷被动，则必致处处防备，处处薄弱。孙子有云：“寡者备人也，众者使人备也”，此项名言，洵为主动与被动最透彻之解释。此次徐州会战，我军虽四倍于敌，但主动地位已失，终于失败。然我军既作守势作战，欲得机先，争取主动，比较困难；故以后，唯有预选战地，机先部署，随时把握战机，以期制胜。

二、现敌骄矜狂妄，虽微弱部队，亦敢放胆深入，予我以可乘之机极多。惜

我各级指挥官，视敌如虎，企图消极，故战机多被逸失。今后务宜推奖指挥官之独断、积极，随时乘敌作战指导之错误（如小部队之远离主力……），以绝对优势兵力彻底打击敌人，俾恢复旺盛之士气。

三、敌惯用战法的再认识与对策：敌军深悉我侧背感应性大之弱点，故每次攻击，必惯用侧背运动（包围或迂回），而我军在部署上，又多缺乏梯次配置，故每次为敌所乘。此后我军在防御部署上，应尽量加强梯次配置之兵力，并须用积极手段，打击迂回敌人。

四、此次会战，敌创用所谓快速部队（即以战车、骑兵为主力的小部队），因我军侧背感应性大，竟得成功。以后在各战场恐将再用。我军对敌之快速部队，应出以积极手段，寻之击灭，不可处处设防。因此等部队行踪飘忽，狼奔豕突，实防不胜防也。如能以多数之战车及防战车炮配以汽车装载之步兵为扫荡队，控制适宜地点，机动地使用打击此类快速部队，则尤为有效。

五、现代战斗，其性质极端复杂与强韧，无论攻击与防御，必须具坚韧不拔之毅力，排除万难，勇往迈进，始能克奏朕功。我军因训练缺乏，且习于内战时之轻易战斗，故战斗毫无韧强性，此亦为我军攻击不易成功之一原因。此后，我军除注意装备之增强外，应效力于战斗强韧性之训练。

六、我军炮兵贫弱，战车尤感缺乏，今后我军对此种兵器之使用，应采取集中使用之主义，且忌分属，以便求得局部之优势。

七、现我各部队之士兵，多为强迫方式征集而来，故作战时极易潜逃，尤其作战地接近此等士兵乡里为犹然。故以后以使新征集之兵员远离其乡里作战为有利。

八、除上述各点外，我军尚有几项缺点，胪举如左：

（一）缺乏搜索，情报不良，甚或伪造敌情，图免任务。

（二）各级指挥官不能确实服从命令，甚或企图避免损失，阳奉阴违。

（三）各部队及各兵种间，均缺乏协同，或以敌不来攻，我为得计；即至有利之情况，亦按兵不动。

（四）各级指挥官对特种兵，尤其新式武器，不能适当地运用。由于滥用及妄用之结果，多受无谓之牺牲与损失。

结语

此次鲁西豫东各役，参加部队十余万，战斗经过两旬，所得经验与教训，当不止此。此不过择其荦荦大端，列举呈察，以供鉴往开来之资料耳。

民国二十七年七月七日

司令长官 程潜

4. 十万军队大撤退，孤师奉命守开封

第一战区10余万大军是在确保兰封、杞县等东线要点的情况下，依照各部所在位置，先西后东逐次向平汉铁路以西撤退的。

连日来，豫东地区淫雨霏霏，道路泥泞，给部队行军带来很大困难。各部官兵多无雨具，军装淋得透湿，脚上的布鞋变成泥砣。汽车辎重大炮更是行进迟缓，变成步兵的负担。各部在撤退途中，时遇敌军的追击骚扰，沿途战斗不断。

陇海铁路南北两侧，大批冒雨行进的部队迤邐不断，一遇车辆阻滞，队伍便出现混乱，拥挤不堪。许多部队经连日激战，官兵已十分疲惫，今又冒雨做长途行军，且路滑难走，秩序军容均无法保持，士气也因此显得低落。由于车辆有限，只有少数部队有幸乘火车向西撤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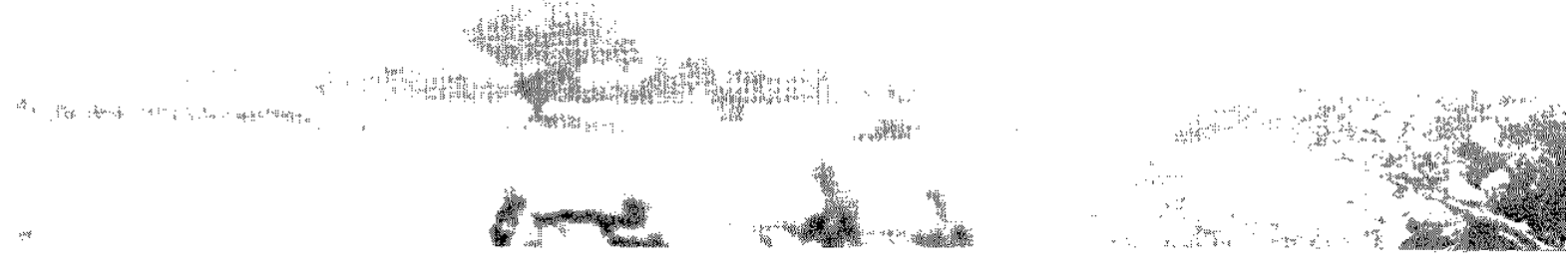
在开封、郑州等地火车站上，聚集着大批待运的伤病兵，候车室和票房已被重伤员挤满，许多轻伤员只有冒雨坐在或躺在月台上候车。这些轻伤员，也大多是腿断臂折，行动维艰。

车站上，除了待运的部队和伤兵，到处可见麇集的难民，他们衣衫褴褛，面容枯槁，在忍受着饥饿的煎熬。有的人是日军屠刀下的幸存者，遇到新闻记者或慰问团的人，这些死里逃生的人便悲愤交加地向他们叙述日军奸淫烧杀的暴行。一些官兵听了他们的叙述后，愤怒之余，暗暗为自己身为军人，却不能保卫国土，使百姓惨遭敌寇杀戮而愧疚。

撤退各部的秩序虽然欠佳，但速度却很快，至6月3日，参战各军大部分已撤离豫东。

中国军队的突然撤退，使土肥原感到意外而又欣喜。他很快便从贯台南渡，重整旗鼓，指挥师团主力，迅速向河南政治经济中心开封发起进攻。

当中岛第十六师团攻占归德之后，日本华北方面军就已向第二军下达了进入



开封东南地区的命令,要求第二军应尽力以更多的兵力,不失时机地逐次向开封东南地区进攻。根据这一命令,日本华北方面军参谋长指示:

一、击败兰封附近之敌后,第十四师团在兰封附近集结,第二军之有力部队在归德及其以西地区集结,以防敌之蠢动。

二、攻占郑州,不是本战斗的继续,要按另外命令执行,但不妨相机以一部占领开封。

第十四师团多日来被中国军队分割包围,狠攻猛打,已经到了势穷力孤,难以支撑的境地。现在,土肥原觉得反攻的机会,确切地说,占领开封的机会到了。

古城开封,历史悠久,自战国以下,共有七个朝代在此建都,故向有“七朝都会”之称。在当时,开封作为河南省会,是河南的政治中心,且位于陇海铁路线上,与郑州相距密迩,交通发达,故又是外国商品的销售站和豫东农产品的集散地。市区名胜古迹甚多,工厂星罗棋布,通衢小巷纵横交错,店铺民居鳞次栉比,城市之大,堪称河南省第一。

但是,自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日军第十四师团从河北南下,一路势如破竹,连克豫北的安阳、汤阴、濮阳等地,烧杀抢掠的暴行不断传来,开封的局势便日趋紧张。1938年春,距开封仅百余里的长垣县沦陷,日军将千余名无辜的百姓赶到县城中心的学校内,用机枪反复扫射,全部杀害,《河南民国日报》很快用大字刊载了日军这一骇人听闻的暴行。不久,日军又攻陷与开封一河之隔的封丘,开封百姓更加恐慌,有的变卖转移财物,有的雇人照看房舍,准备迁徙他乡。一些巨商富户则收拾细软,准备携眷外逃。

后来,开封连遭敌机轰炸,最多每日竟达9次。居民每闻警报,即扶老携幼,仓皇出城躲避。轰炸频繁之日,许多百姓只得终日藏匿郊外,露宿不归,以免往来奔波之劳。

5月下旬,战火已燃及距开封仅数十里的罗王寨、曲兴集等地,静夜已隐约可闻隆隆的炮声。至旬末,省府党政机关及工商金融部门便开始连夜撤向郑州,然后乘火车向南阳转移。百姓也成群结队逃往四乡。一时间,大小汽车往返穿梭于开郑公路,马车独轮车源源西行,火车站上难民如蚁,火车一到,男女老幼立刻蜂拥而上,车厢内如装货般塞得满满,车厢顶部也爬上许多“乘客”。那上面虽然危险,但比起面对日军的机枪与刺刀来说却要安全多了。

至6月初,开封城内林立的店铺大多已关门闭户,即便是鼓楼街、书店街、马

道街一带闹市，也变得冷冷清清，行人寥寥。唯可见到的是成群结队的士兵和三两名维持秩序的税警。

七朝古都开封，一时间变得繁华落尽，市面萧条。

第一战区各部奉命向平汉铁路以西的邙县、汜水、巩县、洛阳、襄城、泌阳、密县等地撤退时，第二十集团军总司令商震接到程潜命令，由他率第三十二军（欠第一三九师），统一指挥第三十九军，新编第三十五师担任开封、郑州地区，右自杜良寨至平汉铁路黄河铁桥（不含）河防。开封城暂由第一〇九师守卫。



6月1日下午10时，程潜又命令商震：着第一四一师（配属税警旅）接替开封城防，并准备固守，限明日拂晓以前布防完毕。

第一四一师林作楨旅参加菏泽战斗后，已失去战斗力，奉命撤往后方整训。该师现在只剩下唐永良旅。师长宋肯堂接到命令后，即率部赶赴开封接防。

第一四一师由于昼夜行军，兵容疲惫，至6月2日下午才赶到开封。宋肯堂率师部幕僚及警卫连进驻龙亭后，即视察城外地形，着手部署防务，并召开营长以上军官会议，命令各部进入指定位置后，连夜赶筑工事，挖掘战壕，准备固守。

开封城郭广大，市中心区房屋密集，惟接近城垣处多属水坑，与民居群隔开。由于以前驻防部队均抱临时观念，四周城墙均未构筑工事。由曹门以北经东北、西北城角^①，直至西门附近，积沙如山，或高于城，或齐于城，并与城垣毗连，

出入城厢不必经由城门，通过沙堆即可入内。西北一带沙堆甚至有高于城墙两三尺者。城外近郊村落棋布，树林丛错，展望不便，使敌人容易接近。距城六七里处有护城堤环绕，周长约60余里。附近虽有即设野战工事，但均不坚固，且与守备兵力不相配备。而堤外地势开阔，道路平坦，尤便于敌机械化部队行动。第一四一师接防以后，城内居民多已逃避他乡，市长与警察局长也均于深夜悄悄出城，连警察也多被他们带走，给部队征集物资、构筑工事带来很大困难。

6月2日夜，天气闷热，小雨连绵，开封城内，大小街巷一片死寂，极少灯光。从城墙上看去，整个城市好像一泓死水。第一四一师各部官兵不顾行军劳累，冒雨在城垣女墙上开凿枪眼、挖散兵坑，并修筑登城路，在墙下构筑掩蔽部，以防敌之炮火。除西门留一扇以运送伤兵外，其余各门均用沙袋或土石堵死，准备死守。又将城关街上的树木锯倒，用铁丝固定在路旁电线杆上，作为路障。并于易燃木柴、草蒿上浇灌汽油，准备在敌人接近时放火，城内各要道口均用沙袋砖土堵塞，准备节节巷战。同时在各制高点，如钟楼、中国农工银行楼顶、龙亭等处安置轻重机枪，作为火力支撑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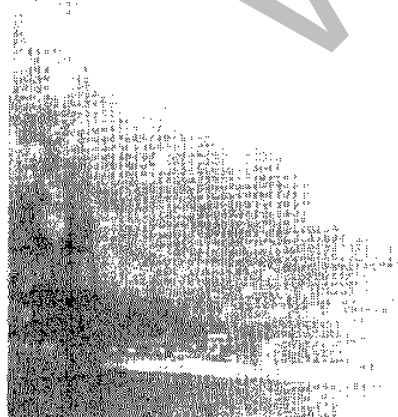
位于外围防线的部队，则在城外各村落据点挖掘立式散兵壕，并在墙上开凿射击孔，在敌易接近处敷设地雷及简易铁丝网。

最困难的工程是将城墙边沙土除去，使沙堆与城墙隔离。由于找不到百姓相助，士兵们只得肩挑人担，轮班苦干。虽彻夜移沙不止，仍收效不大。

由于天阴路滑，各部构筑工事、搬运材料都很困难。直至4日上午，均未完成作业，而以北门搬运沙堆最为费工。

正当第一四一师加紧构筑工事，设置地雷路障之际，土肥原师团主力7000余人，携炮数十门，兵分两路，南路沿开兰公路直逼开封，北路由黄河大堤西进。至6月3日黄昏，两路日军已攻占距开封以南40华里左右的兴隆集、扫街等地。

一场会战后的血战，随后展开。



5. 英雄拼死搏杀难敌众，日军多路猛攻占故都

6月4日下午，日军接连突破中国军队的外围防线，于午夜时分，日军主力4000余人，炮20余门，由宁屯、兴隆屯以北地区向开封城东、北两方面取包围态势。

6月5日凌晨4时许，日军以大部向城外围据点沙岗寺、大花园压迫。两村中国守军一个营凭借墙垣和战壕奋力反击，伤亡惨重。师长宋肯堂即命该部撤入城内，留一连守曹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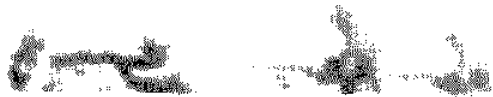
5时许，日军炮兵猛轰曹、宋二门，并向城内散射。时残夜未尽，阵阵炮声犹如滚雷。城门上砖石横飞，硝烟滚滚，城内多处民居中弹，火光熊熊，照亮了黑寂如同死水的城区。接着，日军以步兵千余人在坦克掩护下，向曹、宋二门进逼，同时以步兵千余，炮10余门向城东北迂回攻击。

第一四一师临时调防，既无山、野、重炮压制敌炮兵，又无战防炮可以消灭敌坦克。城头工事经敌人炮击，已多有毁坏。敌人炮击一停，宋师步兵即刻登城。日军坦克一路射击，向城垣进逼。但当敌坦克进至距城百余米处，两辆坦克突然触发地雷，当即被炸毁起火，其余数辆立刻停止前进。城上中国守军不失时机，即以轻重机枪向敌步兵群猛烈扫射，城外地势开阔，无法隐蔽，日军士兵顿时像镰刀下的麦秆，一排排倒下，余皆匍匐在密集的火网内，进退不得。后来坦克以炮火掩护，才使步兵得以撤至安全地带。

向东北迂回的日军，进至小李庄附近，遭到一排中国士兵的阻击，由于日军毫无防备，在突然射来的密集弹雨中，顿时有七十八名士兵毙命。

日军弄不清村内究竟有多少兵力，在惊骇与混乱中后撤数百米，然后向小李庄猛攻。然而由于地势平坦如砥，且皆为沙土，无庄稼树丛可以隐蔽，许多日军士兵又做了中国军队的枪下之鬼。

这时天已大亮，日军指挥官发现村内有以土石筑成的掩体工事数处，即命以



炮猛轰，致使一排中国士兵全部阵亡。

日军在攻克小李庄之后，又连克城东北宋师外围据点白兰寨、大向庄，继而向天王寺发动猛攻。该地守军不足一连人，在敌炮击和围攻下，已无力支持，眼看已陷入绝境。此刻，城上守军一个连在连长曹文会率领下，向敌侧背突袭，使天王寺守军得以突围。但经过混战，该连除连长曹文会以下十多人幸存，余皆壮烈牺牲。

早晨8时左右，10余架敌机自北飞来，沿城垣投弹轰炸。继而又反复俯冲，以机枪对城垣上下中国军队猛烈扫射。一些城头工事尚未发挥作用，便被炸毁，许多中国官兵在未和日军展开厮杀之前被炸毙。敌机转而又向城内投弹轰炸，在剧烈的爆炸声中，房屋大片倒塌，熊熊大火随风漫卷，滚滚黑烟遮天蔽日，刚刚转晴的天空，复又变得“乌云”滚滚。一些愤怒的士兵用机枪、甚至步枪对那些肆无忌惮的敌机猛射，但这并不能阻止敌机倾斜着翅膀潇洒地盘旋，或超低空飞行。

在敌机轰炸的同时，日军又集中炮火向北门轰击，北门城墙数处被炮弹炸出缺口，城上工事多被摧毁。

日军在飞机轰炸停止后，又向城垣发动攻击。千余名日军分作两路直扑曹、宋二门。

攻击宋门的日军，由4辆坦克和6辆装甲车开路，坦克一路向城墙炮击，装甲车上的轻重机枪对准城垣缺口猛射，企图掩护步兵一举冲入城内。东门守军在敌飞机轰炸和炮击时，皆伏于城墙内侧或掩蔽部内，待敌炮火一停，便在呛人的硝烟中迅速登城，准备迎战。

当敌坦克、装甲车接近城墙时，城上守军居高临下，一面以迫击炮向敌坦克、装甲车直接射击，一面以轻重火力扫射敌车后的步兵。敌坦克、装甲车接连中弹起火，步兵也伤亡枕藉。

敌坦克、装甲车冲至城河边后，便无法前进。敌步兵携爬城器械，蜂拥越过干涸的护城河，直扑城墙。突然，爆炸声接踵响起，一些日军步兵在墙垣附近踏中地雷。城上守军一面以机枪扫射，一面将手榴弹如雨掷下，护城河畔浓烟腾腾，血肉横飞，百余日军横尸城下，余皆掉头逃窜。

攻击曹门的日军，为东面之敌主力，集中坦克、装甲车10余辆，向城门两侧缺口猛冲，步兵也携小炮，向前逐次推进轰击。城上守军虽以迫击炮还击，击毁敌装甲车两辆，但仍有坦克数辆沿直对曹门之护城河中土埂向城墙冲来。百余名日军在坦克掩护下从缺口攻入城内。

宋师第七二二团第七连以刺刀手榴弹向突入之敌勇猛冲杀，于街头展开肉

搏。由于大部分日军被阻于城外，入城日军没有后援，不敢久战，丢下二十多具尸体，越城溃逃。第九连排长张宜斋瞅准时机，率数人跳下城墙，以步机枪一路扫射追击，当场毙敌十余人，并缴获步枪多支。

向城东北角进行迂回攻击的日军，也在距城垣百余米处，遭宋师守军轻重机枪猛射，又频频触发地雷，至上午10时，一无进展。

日军在东面及东北角攻击受挫，又将重点转向东北角及北门。近午时分，敌机3架飞临开封城上空，观测中国军队布防情况，并指挥炮兵向目标轰击，北门守军伤亡惨重。师长宋肯堂即令第七二一团一营（欠一连）火速赴北门增援。

至中午12时，日军又以步兵千余人，向城南火车站发动猛攻，并以步兵两三百人，坦克4辆，经王周庄向西南方向运动，企图对车站进行绕袭。北门敌军也于此时发动了第二次猛攻。

但南北两面之敌，均被宋师英勇击退。

此时，宋师长又接到情报，北路敌军三四千人，重炮10余门，战车4辆，已通过杜良寨向西急进。该路日军一到，第一四一师将面临更大的压力。

日军进攻屡屡受挫，便退出两华里之外，调整阵线。宋肯堂抓住时机向敌人重点攻击部位增派援兵，调整部署。炊事兵也抓紧向城头送饭送水。

是日，天气晴朗，骄阳似火，城头守军自拂晓便与敌激战，至午未能稍歇，个个饥肠辘辘，口干舌燥，汗流浹背。当炊事兵将饭菜茶水送上城头，无不狼吞虎咽。官兵们吃饱喝足之后，不敢松懈，立即又各就各位，随时准备迎敌。

半日之内，伤兵已达数百名，均集中在一所医院内做紧急护理，等待后送。但日军攻城猛烈，后送极不安全。一些头、腹部受伤的士兵昏迷不醒，伤及腿臂者虽经卫生兵包扎，仍血流不止，痛苦呻吟之声不绝于耳。宋肯堂于敌攻势稍缓时，曾前往看望伤员。但战况紧急，院内医生又大多于战前逃出城外，大批伤员仅靠数名军医和一些卫生兵护理，无法做全面治疗。宋师长除对伤员说些安慰之辞外，也别无他法。

下午2时以后，北路日军已赶到城郊。敌于城东数里处升起系留气球，指挥炮兵向城东北角、北门、西北角一带猛射，又以重炮10余门，移近城墙，进行破坏性轰击。位于城东北角，始建于1049年的北宋铁塔，遭日军猛烈炮击，周围落弹数百发，塔身中部着弹数处，虽遭损坏丈余，但铁塔仍巍然屹立。

随后，日军炮兵又转而向城内集射，致使街口建筑物多处倒塌，交通阻塞，给宋师预备队向城垣运动带来不便。日军步兵主力则在炮火与轻重机枪掩护下，自城东北及北门发动猛攻，企图借助沙堆登上城垣。

那些沙堆有的与城墙相连，日军只要爬上沙堆，就可直冲城墙。有的经过宋

师士兵搬运，与城墙仅隔十余米，且有一定坡度，士兵可以从坡上冲下，直抵城墙根，有的沙堆高过城墙，不仅遮断制敌火力，日军爬上后，还可居高临下，向城内俯射。

这些多年积累的沙堆给中国守军造成很大牺牲。

旅长唐永良见北面情况紧急，将预备队全部调至东北面城下备援，并挑选百余精壮士兵组成大刀队，与那些凭借沙堆爬上城头的日军进行肉搏。

大刀队迅速登城，挥舞大刀奋勇砍杀，刀光闪处，日军头颅滚落，污血乱喷。被砍伤的日军号叫鼠窜，登上与城墙不连接的沙堆的日军，也被宋师守军以手榴弹猛炸，伤亡惨重，其余攻城日军望之胆寒，纷纷沿来路向后撤退。

激战至下午5时，开封城内已落弹数千发，交通严重受阻，电话线也被炸断，城头工事已被敌炮火毁坏殆尽，各部伤亡官兵已逾千人，而敌仍攻城不辍，开封城战况已十分紧急。但师长宋肯堂数次与商震联系，请示办法，均未成功。

下午6时许，日军再次向城东北角及北面发动强攻。这时，城外事先埋置的地雷及铁丝网大多已被敌毁。日军攻击部队，可以毫无障碍，一往直前。由于屡次攻击均未奏效，日军这次又采取“波浪式攻击法”，企图以此出奇制胜。

在炮兵经过一番例行公事的炮击之后，日军步骑兵六七百人，分成三个横队，每排相隔百米左右，每3排为一个梯队，前后重叠，以坦克、装甲车开路，向北门及以西城墙杀来。此战术又谓“梯形攻击法”。

这次攻击，来势十分凶猛，坦克、装甲车一路疾驰，在接近城垣后，从沙堆之间的空当间突入，向城上炮击，有的竟从城墙豁口处冲入城内。

那些进行波浪式冲锋的步骑兵，一排被机枪手榴弹消灭，另一排转瞬即至。百米左右的间隔，对那些携带爬城器械的日军士兵来说，也不过只需几十秒钟的时间。

当前三排日军被击退后，城上守军在敌人猛烈的炮火下已死伤大半。填补的部队立足未稳，日军第二梯队又到，城墙上下于是展开了一场血腥的肉搏。中日两军士兵的尸体不断从城上滚下，热血涂红了城头墙根，残肢断臂四处飞落。中国官兵虽奋力拼杀，仍未能击退最后一排日军的进攻，致使百余名敌人窜入城内。

第七二一团副马正康见状，立即率两连士兵堵截。一阵手榴弹过后，马团副手挥短枪，高声喊杀，率众冲入敌群，经过一番血星四溅的砍杀过后，突入之敌全被消灭，北门形势转危为安。而第七二一团两连士兵也死伤200余名，马正康也身负重伤。

日军攻击遭受重挫，又转向西北角税警旅防区攻击。

师长宋肯堂即令第七二一团第二营，由城外关庄全力向攻城之敌侧击。但

此时天色尚未入暮，该营行动被敌系留气球上的观测士兵发现，日军立即出动一个步兵大队附一个骑兵中队进行阻击。第二营只得就地占领阵地，与优势之敌激战，一时成胶着状态。

日军向城西角的攻击，遭到税警旅的顽强抵抗。

税警旅第一团第二营在城外孙李唐村凭村落据守，以步机枪、迫击炮向潮水般涌来的日军猛射。敌于阵前陈尸狼藉，不得不缩回原地。随后，日军以迫击炮、步兵小炮向第二营据点逐渐推进射击，炮弹密如冰雹，村中墙垣工事纷纷被炸塌。第二营官兵几乎无藏身之处，随后日军又在机枪小炮掩护下发动冲锋，一举攻入村内。

第二营营长汤绍先率部凭残壁断垣节节抵抗，牺牲惨重。眼看阵地不保，敌左侧方突然枪声大作，杀声震耳，团预备队一个连从城内杀出，敌阵顿时出现混乱。汤营长抓住时机，指挥各连官兵向敌猛冲，一气毙敌数十人。日军遂向北面溃退。

随后，日军又多次向李孙唐发动攻击，村落失而复得三次。第二营大部分官兵在敌炮火轰击下和与敌肉搏中死去。至8时以后，所剩仅百余人，团预备队也已用尽，孙李唐外围据点终于被日军占领。

日军攻克孙李唐后，以部分人马向东、北两面夹击，牵制两处守城部队，主力则向城西北角发动猛攻。

敌集中数十门大炮向城西北角城垣进行长达半小时的轰击，城墙多处被炸塌，墙上工事尽毁。随后敌又采用波浪式攻击法，迭次向城墙猛攻。地雷爆炸声、枪炮声、喊杀声震动四野，经久不息。

税警旅官兵前仆后继，死死守住城垣，在硝烟飞尘中与登上城头的日军展开白刃战，一连击退敌三次冲锋。但在敌猛烈炮击下，守军伤亡人数剧增。加之于黑夜中，射击效果大大减弱，激战至夜10时之后，敌人终于在城上获得两处立足点。

登上城头的日军立即用轻重机枪封锁城内中国军队的增援通路，掩护后续部队登城。剩下的百余名中国守军被日军分割在几段城墙上，经过殊死搏斗，尽皆牺牲。数处墙头，几乎被中日两军士兵的尸体所覆盖，墙上尘土尽成血泥。

大部分日军攻入城内之后，兵分两路，一路向西门推进，一路向河南大学方向迂回。

税警旅旅长蒋纪珂见情况危急，命第二团团长杨镜秋，率一部凭据街头工事阻击向西门发展的日军，自己则率一部向另一路敌军逆袭。

杨镜秋命令所部以班排为单位占领街头及建筑物上工事，拦击日军。但敌将

迫击炮、小炮运上城墙，居高临下，向杨镜秋部轰击，屋顶工事接连中弹被毁，街头沙袋工事内和路障后的士兵整班整排地死去。杨镜秋在指挥作战中见附近工事重机枪班士兵全部牺牲，机枪无人使用，即跳进工事之内，用重机枪向冲近之敌猛射。

火光中，呀呀怪叫着向前猛冲的日军士兵纷纷中弹倒地，部队顿时沿街面旁散开隐蔽。杨团士兵趁机掩杀过去，以刺刀手榴弹猛击冲进街口的日军，阵地当即完全恢复。

但杨团长所在工事附近也遭敌炮轰击，落弹数发，杨团长肩部和手臂上也被数块弹片迸伤，血流不止。附近一名士兵当即冒死冲进工事，将杨团长背至安全地带。

杨镜秋经卫生兵包扎后，继续坚持指挥战斗，直至次日凌晨撤退。

旅长蒋纪珂率部对向河南大学迂回的敌军进行截击，但由于敌大批从城西北角缺口处拥入，兵力已占绝对优势，部队反被敌军冲散。蒋纪珂与官兵只得凭一巷一屋，各自为阵，与敌混战，在激烈的枪战中，旅长蒋纪珂中弹负伤。一团团长顾学彬只得一面掩护蒋旅长，一面率众向城西门方向且战且退。

这时，城东、北两面宋师守军也已腹背受敌。宋肯堂命令一部拼死守城，一部占据街头工事及城内制高点与敌血战。师长本人也率师部卫兵连及杂役二百余名，分别占领龙亭与北街巷口，投入战斗。

至午夜12时，东面曹门又被敌攻破，敌军一面占据城垣制高点以机枪向城内扫射，以形成包围态势，一面沿城墙内向两侧迂回，以对城上守军形成包围态势。不久，小南门也被日军占领。

这时敌炮虽然停止轰击，但一些中弹起火的建筑物仍在燃烧。开封城内，已成火海。骤雨般的枪声和密集的手榴弹爆炸声此起彼伏，入夜之后一直未曾间断。城内电话线大多不通，师长的命令已难以向下传达。各团、营、连，已被敌分割包围，处于各自为战状态。

血战至6日凌晨1时之后，第一四一师及税警旅开始分头突围。东面第七二二团李团长率残部两连余，由东城冲出，一路拼杀，死伤惨重；第七二一团也被迫从东南城角坑道中冲出城外。该团于突围途中，一路遭敌阻击，伤亡累累。税警旅各部分头向西门撤退。师长宋肯堂率师部幕僚杂役在卫兵连掩护下，杀开一条血路，与税警旅第二团残部汇合，一齐撤出城外。

至此，河南政治经济中心，七朝古都开封终于被日军彻底占领。

自参加兰封会战主力部队奉命向平汉路以西撤退之后，豫东战局已急转直下。



在土肥原师团主力攻占开封之前，日军第十六师团主力于6月4日攻占距开封西南百余华里的尉氏，6月5日，该师团配属部队混成第三旅团攻占开封至尉氏之间的朱仙镇；日军第十师团一部攻占太康，一部攻占睢县，另以一部集结于民权县野鸡岗附近。

豫东地区大部分已沦入敌手。

在开封沦陷的当天，郑州遭到数十架敌机的轮番轰炸，在长达数小时的剧烈炸声中，共有3000多居民伤亡，数千间房屋被毁，全城商店被迫停止营业。郑州变得废墟片片，疮痍满目，行人绝迹，仿佛一座死城。

6月7日，土肥原师团之一部向郑州以东数十华里的中牟县城及其南北一线中国军队的阵地发动攻击。

这时，第一战区长官部已迁至洛阳，前敌总司令薛岳也率总部撤至郑州附近。在郑州以东掩护大军西撤，阻敌西犯的部队仅有商震第二十集团军的第三十二、第三十九两军。而第三十九军刘和鼎部已奉命确保东漳镇—大孟寨—柳园口一线，执行重要而又秘密的任务。因此，可以用来守卫中牟南北一线的仅有第三十二军不到两个师的兵力。而一路长驱西进，向郑州—新郑一线逼近的3路日军则为两个半师团，总兵力达50000余人。

在日军两昼夜的不断炮击和猛攻下，郑州东南门户中牟县城于6月9日被敌攻

占。守城部队第一四二师某营，除少数被俘外，营长王慎修以下伤亡殆尽，仅逃出士兵数名。

此后，中牟南北之线阵地数处被敌突破，日军先头部队已攻抵距郑州仅五十华里的白沙镇，薛岳不得不命令留守郑州的胡宗南第十七军团第一军李铁军部速派一部开往白沙镇附近迎敌。

与此同时，土肥原师团一个骑兵联队突破新郑东北中国军队三官庙、曹庄阵地，于10日炸毁了郑州以南的平汉铁路。

6月12日，日军第十六师团所属步兵第三十旅团旅团长筱原次郎少将指挥的挺进队，攻抵平汉铁路，将新郑东南的铁路桥炸毁。

陇海、平汉交通枢纽，华中重镇郑州，形势已岌岌可危！

正于日军气焰嚣张，以骄狂之态直逼郑州之际，一股浊流于6月9日破花园口黄河大堤而出，注入索须河，沿河道南北地区向东南泛滥，后注入贾鲁河，直趋中牟、白沙。至12日，另一股浊流又自花园口以东26公里的赵口黄河大堤缺口处汹涌南下。两缺口黄水于13日汇合一处，洪流越过陇海铁路，沿贾鲁河两岸经中牟、朱仙镇、尉氏，向东南泛滥……

向平汉铁路一线进逼的日军，大部被洪水所阻，于黄水泛滥之前越过贾鲁河以西的小股日军顿处困境。

豫东战争，至此归于沉寂。

决堤而出的洪水虽然一时阻止了日军的西犯，但从而却使豫、皖、苏三省44个县市遭受黄泛之苦长达8年零9个月，灾情之惨重，为历史所罕见。而造成这一惨重灾难的“花园口掘堤”之举，也作为震惊中外的大事件而载入史册。

① 曹门，即东门，开封东门有两个，北东门为曹门，南东门为宋门。